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〇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四)

清 王梓材 輯
清 馮雲濠 輯

四 明 一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二二

卷六十四.....三一

卷五十二.....四六

卷六十五.....三四三

卷五十三.....七六

卷六十六.....三五六

卷五十四.....一〇七

卷六十七.....三五六

卷五十五.....一〇九

卷六十八.....三九六

卷五十六.....一四三

卷六十九.....四二二

卷五十七.....一四三

卷七十.....五三五

卷五十八.....一七三

卷七十一.....六〇七

卷五十九.....一七九

卷七十二.....六四三

卷六十.....一〇四

卷七十三.....六五二

卷六十一.....一一八

卷七十四.....六八一

卷六十二.....一二三

卷七十五.....七二三

卷六十三.....一二四

卷七十六.....七三八

卷六十三.....二九七
卷七十七.....七五六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後學 鄭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南軒學案補遺

五峯門人

補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雲濠謹案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元皇慶二年復祀又案南嶽倡酬集朱子詩題中有張湖

于衡湘閑故有此稱也

梓材謹案先生卒于淳熙七年
二月甲申見朱子所作神道碑

南軒答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四明嚴晉
約園刊本

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量到遲鈍處問如何是遲鈍
曰一向從明快中出豈不有失須是反覆致思于遲鈍
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南軒語要

本然之常性人皆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
不知好者是必有以亂其常故爾

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
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河南程子始以窮理居敬之
方教人又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近歲學者皆失其指

汲汲求所謂知而于躬行則忽焉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

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也其本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日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二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于人才政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此言真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于義利之辨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詰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于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閒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卻正理切要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寡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交是當

反躬之義深矣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三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卽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臣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藏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嚇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南軒經說

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于上世莫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

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卽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以上周禮

忽之不冒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詩有女同車

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以上周禮

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胥壞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私欲之多也燭然有見于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可以已也孟子講義序

南軒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四明嚴書約園刊本

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于論列者察己常闊疏狃于訏直者發言多弊病答鄭自明書

禮

白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疏甚至于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于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跋三家晉襄祭禮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論語解自序

蓋君子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于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于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于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棄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于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中庸一書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于篇中發明尙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于此亦知所用其力哉

石子重中庸集解跋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

朱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六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于坐右且以諭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

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

而藏之惟謹先君旣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旣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其朝夕阜爾有定聽斯不惑

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于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

朱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七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骯論任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攻載籍聞見之多于以蓄德

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敬齋銘爲劉建安作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

乎心君一頽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折
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
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
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
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
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懲之
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遐于躬
魚躍鳶飛仁在其中于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
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八四明敬書

讀書樓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九四明敬書

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
義我作銘詩以誌同志

熊勿軒敬齋銘箴跋曰南軒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
之要蓋心存則眾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
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
子曰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
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
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
者以擎跽曲拳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

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
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
在萬事而其妙著于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
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
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
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
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讀書樓銘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
語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
聖遺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整文采是
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哉學子
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
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
勿枯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
深有輝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章予欺實發予機
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

孰子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

學子曷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王魯齋曰此篇駿健通達足以起千載之沈固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白本白一旦不類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卽無面雖垢其類則卽否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窒其通貞爾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蓋曰白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文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文之文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

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主一齋銘爲成都范文叔作

人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于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瞻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機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勳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蔡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窒其通貞爾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憚

風雪亭辭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邱焉予登覽爲曠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爲青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雪又繫以辭

眷麓之回隩有弦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壑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設芟夷而卻口翕眾境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

旁園谷幽幽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干旄兮後從帶
湘江兮浮緣蘆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閟昉經始乎
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闡楣之周重撫勝概以獨出信
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諷義爰遠取于舞雩之風昔洙
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距陳其所
衷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含瑟而鏗然諒
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紓餘夫何有于事功蓋不忘而
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薦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
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崇嗟學子兮念此邈千載以希蹤希蹤兮柰何盍務
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
誘遏氣習之內訌寢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
人之妙旨可實得于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
工登斯亭而有感斯用力于無窮

靜江勸農詩

熙熙陽春既發旣舒翼翼南畝是展是圖
嗟爾農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
惟生在勤勤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爾違

淅淅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利澤乃普
往卽爾耕惟力之深往蒔爾苗勿倦其耘
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自勿忘彼生孰遏
惟天之心矜我下民不違天使爾有成
旣穟旣實旣堅旣好爾穧旣迄有年復思嗣歲
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旣迄有年復思嗣歲
嗟爾父老其訓其誠俾務于本惟土物愛
不念其本則越其思所思旣越害斯百罹
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覆汝

浙浙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利澤乃普
往卽爾耕惟力之深往蒔爾苗勿倦其耘
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自勿忘彼生孰遏
惟天之心矜我下民不違天使爾有成
旣穟旣實旣堅旣好爾穧旣迄有年復思嗣歲
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旣迄有年復思嗣歲
嗟爾父老其訓其誠俾務于本惟土物愛
不念其本則越其思所思旣越害斯百罹
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覆汝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于憲章

嗟爾父老敬之孝弟孰無父母與其同氣

反于爾躬孰無愛敬卽是而推焉往不順

嗟爾父老勿替諱諱其末率從警屬其身

告以禍患使其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

惟國之法燁燁其垂使爾知避豈欲爾施

爾或自蹈予疚予恫曷使予懷實于爾衷

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弗壓時子之責
嗟爾父老助予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

鷗以今日勸相于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勞

咨爾父老尙演厥義其諷其歌于鄉子里

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自古有年

附錄

作希顏錄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深遠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又取友四方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于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因經世之曆攷自堯甲辰至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二年列爲六圖曰經世紀年

王海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于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而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字文正甫曰此輩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卻不知某意荒涼小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五

五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返鎖願言得散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五

五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于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虛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纖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姿澀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

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于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揶揄于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老學叢談

王雙溪上先生書曰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

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

又到城南瞻南軒先生遺像詩曰入門荷香淨步屢柳陰濕欲寫情鬱陶翻引興蕭瑟瞻望堂中人玉逸而山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天下望身歿海內惜此道付誰傳丹青但陳迹樓邊好山近竹底涼風入兩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獨游何太清滯念亦可釋明關

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

又曰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于改過奮勵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黨同胸臆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

又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

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偏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

又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又序其文曰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

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約園刊本

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高卻不耐事伯恭耐事卻有病

又答王晉輔書曰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卽世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乃同歸而一致

朱子祭之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其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齊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返者幾十餘年末

乃同歸而一致

又語類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又曰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聞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天生烝民受中惟一或哲或愚則繫其習嗟嗟敬夫氣稟則直能擴而充又學之力發揮伊洛排斥老釋有德有言後來所式

吳竹洲祭先生文曰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已豈惟知已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子聞撫之而莫子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慼慼

陸象山曰元晦似伊川敬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

葉紹翁曰南軒嘗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工矢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如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

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望之以土不知土旣望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真西山跋先生永州雙鳳亭記曰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耶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于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于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劉聲伯贊張宣公曰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

利與義大原斯闢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聖途

王魯齋爲宣公贊曰歷堠勇進欲蛻理融濂溪齋月沂

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黃東發曰南軒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

宋元學案卷五十

四明叢書
約圓刊本

將命君父之間舊諸讎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百世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讀先生語錄曰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爲政事處

方桐江南軒集鈔序曰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庵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入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

口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概見者蓋如此

虞道園記南軒書院藏書閣曰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

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眷容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蒞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宋元學案卷五十

四明叢書
約圓刊本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以紹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雲臺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南軒易說三卷提要云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王胡順父刊本傳寫僅始于繫辭天一地二二章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闢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辭藏寫於家儕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刊之學宮以補遺缺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于世云云是初刊此書僅託始于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又癸巳論語解十卷提要云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南軒商訂此書之語抉云摘要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條

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不必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後作論語集註乃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南軒說相同。蓋講學之家于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其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其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南軒病且二十三條之外南軒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涣然冰釋始異終同者矣。又癸巳孟子說七卷提要云是書于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蓋其由左司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南軒之出也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于臧倉阻孟子及王驥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于時事至于解交鄰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嘗委子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

馳江湖閒南軒居湘中先生與兄森並與南軒游南軒讀書城南先生適亦葺其居日相過也嘗官宜黃主簿邵州推官所至以能稱調知龍陽縣事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南軒稱先生兄弟友睦愉快如也。森爲零陵守南軒文集

員先生與宗

員興宗字顯道仁壽人召試擢著作郎中讞奉祠著有宋石戰勝錄與九華集集中多與張南軒陸象山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所上奏議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

也養民訓兵卒殄寇讎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氏春秋傳務于借事抒義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同有殊焉。

南軒講友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詳見東萊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詳見校山復齋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詳見龜山學案

賈先生林

賈先生森合傳

賈林字仲山其先自真定徙鄭自鄭徙鄆靖康之亂奔

史堯弼字唐英眉州人少以古樂府洪範等論往見張紫巖紫巖誦其文大類東坡留館于潭與紫巖子南軒

引繩批根之言李心傳謂歸附旣留而垂遺贊御因逐而旋召均輸久廢而驟復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先生矢筆盡言斥逐不悔則其經濟氣節均有實事非徒侈空談者又著雜家辨言四庫書目提要

提刑祝先生樞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程翠林先生樞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史先生堯弼

遊每開以正大之學紹興間偕其弟堯文登第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未授官卒著有蓮峯集

蓮峯文集

易之爲數詳洪範之爲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爲十而止于九皇極之大不加之于初一次二之閒而反列于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

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于天洪範則施于人者也河

圖之數本于九獨五取其中而爲之用其所謂五者卽

朱元豐秦檍遺卷五十

西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眾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爲神者攬其要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于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爲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爲十損之不可爲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于斁以及于亂此洪範之爲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

洪範論上

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于

形器事物之間而皇極蓋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于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于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于治者必得其理定于正則不妄于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之不建則反是而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

洪範論下

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于舜舜之于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于孤竹子臧之于曹季札之于吳以一

朱元豐秦檍遺卷五十

西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深淺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鄧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爲天下得文王也此其用心豈非堯舜爲天下之心歟堯于此使舜之道及于天下舜于此使禹之道及于天下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此

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于巖爾之國而其道大被于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

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

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于民無得而

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得而名之者歟雖然泰伯

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

舜又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

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

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

朱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

之定書于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

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于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

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

聖人其誰明之泰伯可謂至德論

趙先生棠

詳見五峯學案

孫先生蒙正

詳見元城學案

南軒同調

忠文李先生彥頴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少端重強記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累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

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敬夫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

語激切上意不懌先生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

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使臣下皆若栻人主應無過

上意遽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

兼中書舍人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

朱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王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兼吏部侍郎

郎權尚書兼侍讀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檢密

院事參知政事墜馬在告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勤約有惠政復參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

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奉祠鐫

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進觀文殿學士紹熙元年致

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

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

朱史

晞顏師承

補孫牧齋先生松壽

愛范文穆成大薦于朝召用不起趙文定雄在樞府言其賢詔轉一官趙忠定汝愚復奏先生挂冠勇退內行素飭終始不渝除直祕閣不就四川通志

南軒家學

補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附錄

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張先生煥

張先生炳合傳

張煥張炳南軒之再從子也扶持母喪西還求言以自警南軒作序以返之南軒文集

吏員張先生勳

詳見武夷學案

縣令張先生勳

張勳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其叔父也

紹熙二年爲東莞令誠心愛民每憂旱虔禱甘澍輒應

邑舊有東嶽行祠圮壞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

令之咎也遂重建之

廣東黃志

南軒門人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詳見晦翁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宋先生天則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劉先生孟容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先生竟庭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李竟庭

顏子堅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南軒私淑

補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附錄

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

程史

邵先生困

邵困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進士授彬州教授改潭

州朱子薦其學行有文學自將誨誘不倦之語晚由楚